

长篇历史小说

开达石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石达开

天朝悲歌

寒波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石 达 开

寒波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23,000 印数：10,001—16,000

精装：ISBN7—5404—1450—2
I·1156 定价：18.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158号 邮编：410004)

石 达 开

目 录

第 一 章	石达开扬威那帮村	1
第 二 章	洪秀全开创上帝会	10
第 三 章	访豪杰，冯云山三说石相公	16
第 四 章	救云山，石达开初逢宣娇女	25
第 五 章	忍辱负重，多情女助侠义郎	35
第 六 章	孤立求援，韦昌辉逢石达开	42
第 七 章	达开、宣娇双探山，却道是天父天兄同 “降凡”	55
第 八 章	“真主”秀全回紫荆，杨秀清天父附身显 威风	61
第 九 章	摆脱杨萧跋扈，洪秀全重访达开	66
第 十 章	南下追踪“真主”，萧朝贵欲娶宣娇	75
第十一章	准备起义，犀牛岭下六王结盟	83
第十二章	金田誓师，太平天国锦旗升空	92

第十三章	圆明园中，咸丰帝惊闻恶耗	99
第十四章	群英反杨，太平军分道扬镳	105
第十五章	迫嫁西王，宣娇痛别石达开	116
第十六章	决死沙场，南王悲失天国梦	126
第十七章	西王殉国，长沙城宣娇复仇	135
第十八章	率师北上，岳阳楼翼王吟诗	145
第十九章	皇帝闻警，曾国藩侥幸出山	154
第二十章	千里东征，石达开扬威华夏	165
第二十一章	议北伐，三王对立	179
第二十二章	逞淫威，北王挨打	188
第二十三章	抗淫欲，洪宣娇行刺东王	196
第二十四章	挽败局，石达开初次西征	206
第二十五章	达开回京，三王密议抗杨	216
第二十六章	‘天父降凡’，东王责打天王	227
第二十七章	五马分尸，北王杀兄媚杨	236
第二十八章	岳丈蒙辱，翼王面斥东王	246
第二十九章	咸丰帝纵欲“四春”，曾国藩否极泰来	255
第三十章	秦日纲丧师失地，石达开再度西征	264
第三十一章	慷慨江湖 ，翼王定计破敌	273
第三十二章	谈笑风月，国藩挥师东下	284
第三十三章	火烧浔阳，翼王大破清军	297

第三十四章	风雨满京，君臣密谋除杨	309
第三十五章	天京事变，北王杀杨复仇	326
第三十六章	大义责韦，翼王夜奔安庆	339
第三十七章	回师靖难，万众欢呼翼王秉政	347
第三十八章	被逼出京，英雄佳人终成眷属	358
第三十九章	哀哀我心，宣娇祭江	369
第四十章	转战浙闽，翼王受挫	380
第四十一章	镇龙山下，洪宣娇魂断故乡	387
第四十二章	大渡河畔，石达开英雄末路	403

后记	424
----------	-----

第一章 石达开扬威那帮村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上距鸦片战争七年，下离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四年。莽莽神州，风云激荡，沉沉睡狮，犹在酣眠，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开始沉沦，仁人志士奋起图强的时代；一个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积薪傍火，一触即发的时代。天雷轰轰，天火熔熔，一场山崩海啸，一场地裂火喷，席卷大半个中国，改变华夏神州命运的大风暴就在眼前。

贫瘠的广西山区，星火点点，是这场大风暴的风眼。虽然有一些草莽好汉，千百成群，抗拒官府，学那梁山英雄，干些劫富济贫、打家劫舍的勾当，究竟不成气候。谁也不知道，真正掀起这场翻天覆地大风暴的英雄人物之一，这时仅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他就是广西贵县的石达开，未来的太平天国翼王，太平天国革命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广西万山丛簇，听那十万大山、九万大山的名称，便仿佛领略到群山钻天，巍峨惊人的气势，惟有省内东南部稍有丘陵平野夹杂在群山之中。这中间有个潯州府，因为境内有条潯江而得名，管下四县，从北到南，乃是武宣、平南、桂平和贵县。太平天国起义圣地金田村，便在府城桂平县之北约五十里的地方。贵县西北部有一块号称“北山里”的地方，是潯州、柳州、南宁、思

恩四府交界的山窝窝，青山绵翠，峻岭斧削，乃是大瑶山的余脉，就中最高峰镇龙山海拔 1140 米，因此这一带地方称为龙山地区。幸亏南北平行的两山之间有一座平坝，一条清清的龙山河横穿坝间，浇灌若干田亩，养育了一方百姓。沿河稀稀落落分布着十多个村庄，就中那个那帮村，东南距县城近百里，离最近的墟集奇石墟也有二十多里，真正是个穷乡僻壤。恰恰就在这个穷山村，出了个举世闻名的奇才——石达开。

石达开出生于道光十一年（公元一八三一年），小名亚达，长得身材高大，气宇非凡，白净的长脸上突出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高颧骨，方下巴，显出他的刚强性格。究竟读过书，也能写诗，豪犷之中不乏儒雅之气，因此被乡亲戏称为“白面书生”。他家祖上是从广东惠州府和平县迁来的客家人，祖父和父亲都给地主家放过牛，做过雇工，后来贩牛积了钱，在山坡下盖了一座四合院，买了三十多亩田，还雇了长工，俨然是个小地主了。当地僮族居多，母亲周氏便是僮家姑娘，达开是独养子，还有三个姐姐，二姐也嫁给了僮族。父亲石昌荣望子成龙，让达开搭在奇石墟大地主刘大先生刘垂道家塾中读书，希望他能应试中举，光大家门。可是达开识字之后，只爱读兵书史籍，骑马击剑，弄枪使刀，偏不喜八股文章。一次童子试都不曾参加过，老父大失所望。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更没人管束他了。他虽年轻，却因识得字，生性豪爽，仗义疏财，又常常外出经商，结交江湖好汉，见多识广，往往帮助穷哥们抗租抗粮，反对财主家霸占渠水，因此成为一方的人望，被尊称为“相公”，而地主们却讨厌他惹事生非，只为他年纪还轻，不把他放在心上。

达开的三个姐姐都出嫁了。重阳后的一天，嫁在三十里外五山镇的大姐跨了一头小毛驴，挽了一个蓝花布包袱来探望小弟。恰巧达开上奇石墟赶集去了，大姐闲不住，把老屋里里外外收拾

了一番。不多一会，只听得户外有人喊：“石相公回来了！”大姐急步出屋，只见达开一马双驮，身后坐着一个圆圆脸、穿了花花袄的年轻姑娘，浓眉黑眸，光采亮丽，双手攀住达开束在灰布长衫外面的浅蓝布腰带，脸上红扑扑地似羞却喜，未到家门口就一跃而下，朝大姐含笑一瞥，羞答答地向人丛里一闪，回家去了。

达开下了马，一名长工出来牵了马去马棚中饮水，达开笑着大踏步过来喊道：“大姐，好久没见到你了，正思念着哩，等久了吧？”

“我也才来。”大姐笑着和兄弟进大门，穿越过道，进了客堂间，解开方桌上的包袱，说道：“你看，大姐给你带来了一双新布鞋，两双布袜，你还在长高，鞋样又放大了些，穿上试试看合脚不？”

达开穿上新鞋，正好一脚，开心笑道：“大姐做的鞋，还能有错？妈不在了，全靠大姐照应我了。”

大姐叹了口气，作古正经地说道：“亚达，你坐下来，大姐今天特地来跟你说件正经事。你都十六足岁了，至今光棍一个，谁来照管你的生活衣着？你瞧屋里乱糟糟的，东西到处乱放，大姐一到就给你收拾了一下，人家一眼就料定这里缺少一个当家主妇，大姐今天就是特地来给你提亲的。”

达开感动地说道：“大姐，你真好，可我已有了心上人，不必再给我提亲了。”

大姐道：“刚才我已看到了，和你一块儿骑马回来的不是本村黄玉昆家的闺女黄春娥吗？上回我就跟你说过了，亚春家太穷，黄玉昆种刘家几亩地，养不活一家人，还要时时出外打短工，门不当户不对，何况那亚春性子太野，姑娘家不会针黹生活，却好使枪弄棒，哪会侍候男人？”

达开道：“大姐，你不知道，自从你上回说过之后，亚春也在

学着织布，织的僮锦好看得很，人人都夸她心灵手巧，刚才就是陪了她去墟里卖布的。”

大姐道：“亚春学会了织僮锦当然好，究竟她还小，才十五岁，悟性好，可是家境太差了。大姐相中了五山镇上一份大户人家。家有良田二三百亩，囤里的粮食吃不完，手中的银钱使不尽，家中男仆女佣长工佃户，应有尽有，又比我家富裕多了。”

达开忙摇手道：“大姐不必说，我知道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瘟神温老财家，还有个亲戚在县城开当铺，是吗？这个温老财重利盘剥穷人，发的昧心财，我就瞧不起！”

大姐叹口气道：“亚达啊，你瞧不起人家，可温家却看中了你哩。说你年轻轻有出息，若是招做了女婿，是个好帮手。所以特地托媒人来找我作合，还说闺女陪嫁的妆田就有五十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爹妈若在，必定乐坏了，你可别使性子，等到新媳妇过门，你就现现成成地享福了。”

达开嗤笑道：“大丈夫出人头地，当凭自己去闯荡，想依靠丈人家享福，那真是没出息，兄弟不稀罕！黄家虽穷，却是清清白白，比温家强多了。”

大姐见兄弟不依，又恼又伤心，眼泪汪汪地叹道：“爹娘死得早，大姐好不容易把你带大。如今你长大了，竟不听大姐的话，任性胡来，错过这门亲事，多可惜！”

达开过来蹲在大姐身边，按着她的双膝央求道：“大姐别难过，兄弟样样听你的，惟独亲事是终身大事，合得来，虽穷也乐；合不来，就是金子打床，银子铺地，也苦恼得很。姐姐是爱护小弟的，难道要我一辈子不快活吗？”

大姐抚摸着兄弟铁板般结实的肩头，瞅他一脸英气，隐隐然尚存些微稚态，不由得长叹一声，怜惜地扶他起来道：“小弟，你长大了，可是在姐姐眼中你还是个孩子。你本应该听姐姐的安

排，办了温家的婚事。你既不愿，姐姐也不能勉强，免了惹得你终身苦恼。我知道你和亚春已经难分难舍了，那就索性成全了你，替你去黄家说亲，你看可好？”

达开喜得拍手大笑道：“大姐啊，我就知道你会成全我的。”

正说得高兴，忽听得户外人声嘈杂，是本村甲长熊亚奎的声音在喊：“亚达兄弟，奇石墟刘大先生看你来了！”

大姐道：“是刘垂道来了，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你耐着点性子，别和他当面下不去。”

刘垂道是北山里的大地主，佃户完租时，专以特大的斗斛剥削农民，穷人送他一个“刘大斗”的浑号。

达开嘀咕道：“怪，他来找我干吗？”快步出屋，便见户外场坪中央，一匹花斑马上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财主，蓝绸长袍，玄缎马褂，瓜皮帽下脸无三两肉，面有八字须，傲然紧盯着达开，身旁围着十来名家丁，斜背着鬼头刀，也是神气十足。见达开出屋，亚奎笑嘻嘻地说道：“亚达，快过来！刘大先生抬举你来了！”

刘垂道摸了摸胡子，开口道：“亚达，和你说一件事，你听着。近来各地土匪猖獗，打着天地会的旗帜，叫什么大头羊、大鲤鱼、山猪箭，又有一个叫张嘉祥的更是厉害，时时窜扰四乡八镇，我们北山里虽则地势偏僻，也不能大意，所以请示县大老爷批准，合境十三村联合举办团练，委我大先生为团董。念你从小在我家借读，看你长大，也有些才干，抬举你做个委员，那帮村每户出一名团丁，由你带队，平时在村中操练，每隔三五日去奇石墟集中训练，遇有匪情，随时听从本团董调兵上阵，不得违抗，听清了吗？”

达开冷冷地瞅着刘垂道，微笑道：“多蒙大先生抬举，其实那帮村尽是穷乡亲，庄稼活儿够忙的，谁有闲功夫操练？说实话，我们并不担心土匪，却怕团练扰民，耽误了庄稼活，那真是

雪上加霜，穷上加穷。大先生，我看那帮村的团练就免了吧！”

刘垂道怒道：“胡说！县里动了文书，谁敢不依？别人都怕土匪，你是个有身份的人，为什么却不怕，你讲讲这个道理！”

达开哈哈大笑道：“这还不明白，我家虽有几十亩地，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哪比得上你大先生家有千亩良田，满屋满囤的粮食，他们能从我们村子里抢走些什么呢？”这时村中有些乡邻在旁边看热闹，达开喊道：“乡亲们说说看，你们家中有什么怕被土匪抢走的？”

村民们哄然大笑了，纷纷喊道：“大头羊他们才不抢穷人哩，财主家睡不着，我们可睡得稳！”

刘垂道恼羞成怒了，八字须一抖一抖，厉声道：“石达开，好不识抬举！告诉你，团练不办也得办，不出团丁的，每户罚银十两！”

“办不到！”达开大喝道，“那帮村不办团练，也不交罚银，谁也休想强迫我们！”

刘垂道勃然大怒，挥手大叫道：“来人，把石达开带走，不答应办团练不放人！”

“你们敢！”达开抄起场坪边一条扁担，摆开了搏斗的架势，喊道，“来来来，你们有种的过来试试我石相公的厉害！”

达开的堂兄弟石祥祯、石镇吉也挥拳大吼：“不准动亚达一根毫毛！”

甲长熊亚奎是达开的把兄，性情温和，连忙劝解道：“刘大先生莫要动怒，办团的事以后再商量吧，不忙，不忙！”

忽听得锣声当当，原来是黄春娥奔入达开屋中，抢过一面锣来，一面猛敲，一面奔出屋来，这是村中遇有外来侵犯紧急集合抗御的信号。刘垂道吃了一惊，还不曾定下神来，村民们已经纷纷执刀持棒从四面八方奔向石家门前，亚春的爸爸黄玉昆、达开

的另几个堂兄弟石凤魁等，和其他许多乡邻，大喊大嚷着把刘垂道包围了起来，吼道：“谁敢动石相公，休想活着回去！”

力大无穷的石镇仑提了两座沉重的石锁快步赶来，每座石锁足有七八十斤重，凡人单手休想提挪得动，镇仑将石锁往刘垂道马前一放，叫道：“谁敢在那帮村放肆，先尝尝我这对石锁！”

那马，还有那伙家丁都吓得缩回了脚，生怕把脚砸扁了，连五六岁的娃娃、亚春的侄子黄贵生也扛了锄头奔来呐喊助威。

刘垂道见众怒难犯，寡不敌众，慌慌张张只是乱喊：“反了，反了！”

熊亚奎怕把事情闹大，急忙乱摆着手，喊道：“乡亲们不要胡来，亚达没事，你们让开一条路，送刘大先生回去！”

达开见刘垂道扫了威风，也乘风落篷，喊道：“乡亲们，谢谢你们，达开没事了，让他们回去吧！”

于是村民们嘻嘻哈哈闪开一条路，刘垂道又怒又羞，喃喃骂道：“别太得意了，后会有期！”牵拉着脑袋，拍马回奇石墟去了。

众乡邻犹在场上围住石达开，嘲笑刘垂道今天大败而逃。黄玉昆道：“这个老狐狸今天吃了亏，不会甘心，小心他再使坏心眼算计我们。”

亚春举起铜锣轻轻敲了一下，甜甜地笑道：“不怕，这面锣一敲，那帮村众人一心，包管把他们都赶走。”

玉昆究竟是四十岁的人了，思虑周到，说道：“亚达虽然在村子里不怕刘大斗那帮人，可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出了村赶墟上集须得小心。”

石镇仑提起石锁晃了两下，说道：“不要紧，有我们一块儿去！”

熊亚奎不愿得罪刘垂道，劝道：“乡亲们算了吧！刘大先生是多年的乡邻，不要结冤太深，伤了和气，庄稼人还是太平平过

日子的好。”

达开冷笑道：“亚奎哥，只怕我们要太平，刘大财主不给我们太平哩！”

亚春见众人陆续散去，将锣送回达开屋中，正欲回身离去，大姐跟了进来，笑吟吟地握住亚春的手，拍拍她那肉鼓鼓的手背笑道：“春妹子，刚才我都瞅见了，幸亏你敲锣聚众，才把刘大先生一伙人吓走，有你在亚达身旁照应，做大姐的也放心了。”

亚春羞怯怯地低下头，忸怩着叫了一声：“大姐！”

大姐拉她坐到身旁，悄悄问道：“亚春，别害羞，告诉大姐，你喜欢亚达哥吗？”

亚春瞥了大姐一眼，低下头红了脸，只是格格发笑，大姐道：“傻丫头，说呀，干吗只是笑？是不喜欢亚达吗？”

“不！”亚春猛地抬眼喊了起来，这一喊，喊出了她心底的声音，她还想喊下去：“我喜欢亚达哥，我喜欢，我喜欢他！”可瞧见大姐嘻嘻地望着她笑，忽然害羞起来，将圆圆的脸庞伏在双手中，又是一阵清甜悦耳的笑声，她那天真烂漫的少女神态，惹得大姐也跟着呵呵笑了起来。大姐抬起亚春的脸，郑重地说道：“春妹子，大姐和你商量的是你们的终身大事，不要笑了。既然你喜欢亚达，亚达也喜欢你，希望你俩始终相爱，照顾好亚达，白头到老不变心，你能做到吗？”

亚春也收了笑容，点点头道：“大姐，你放心，不论今后怎样，我会永远和亚达哥在一起，服侍他，爱护他，甚至为他而死！”

大姐急忙捂住亚春的嘴，皱眉道：“好端端怎么说了不吉利的话！”

亚春忽然流泪了，说道：“大姐，我也不知怎么的，大概我太喜欢达哥了，我要把我宝贵的一切都奉献给他。这不过表达了

我的爱心，谈不上吉利不吉利吧。”

大姐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说道：“妹子，你在这里坐一会，我去向你老爸提亲，准备准备，明年春上就把你们的婚事办了，好吗？”

亚春忽然羞答答地喊道：“别，别去和爸说，他不知道我们心里的事，怪难为情的。”

大姐噗哧笑道：“傻丫头，连大姐不常回村来的都看出来了，你爸怎会不明白，不过等着男方提亲罢了，你若是真拦住我，我就回五山镇去了。”

亚春羞上眉梢，挽住大姐的胳膊，又推又拉，央求道：“大姐，别走！”

这时达开回屋来了，疑惑地问道：“大姐要回家了。”

大姐笑道：“亚春不让我回家哩，你陪她坐一会，我去去就来。”

过了不多一会，大姐喜洋洋地从黄玉昆家回来，进了门就拍手笑道：“大喜大喜，亚达，我到你丈人家去提过亲了，明年春三月间，你和亚春请我吃喜酒吧！”

第二章 洪秀全开创上帝会

那帮村去贵县县城中途有个村庄，名唤赐谷村。村中有一户客家人，姓黄名为政，祖上从广东花县迁来，勤劳垦荒，居然发了家。这时，正有两位表兄从广东来访。一位是洪秀全，原名仁坤，这一年三十三岁了；另一位名唤冯云山，比秀全小一岁，都是广东花县人。两人都曾读书应举，可惜屡试屡蹶，连个秀才也不曾取到手，只得屈充乡间塾师，各自教几个顽童糊口。偏是秀全志趣高大，鸦片战争之后，目睹国势危弱，清室昏聩，层层官员贪污腐败，惟知苛捐重税，残虐百姓。洋人则在广州横行霸道，洋烟充斥，白银大量外流，国贫民困，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便有推翻满清重振汉家衣冠的想法。

可是理想虽高，却无从着手，镇日里在家中喃喃自语孟老夫子的话以解嘲：“故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友人嘲笑道：“仁坤，你成天念这段孟夫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大任会降给你这个穷教书的？”

秀全道：“老兄别小看人，我这个塾师与众不同，我是要干大事的。中国积弱不振，险象环生，非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

来担当挽救国家的大任不可，区区就有这个抱负。我若上台，一不要皇帝，因为秦朝以前没有皇帝，那时的三皇五帝是神不是人；二要杀尽贪官污吏；三是罢去一切苛捐杂税，与民更始；四则废去八股，由我来开科取士，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算秀才，都可以应试举人，月月有米有肉供给，还发十两银子膏火钱，使他们可以贍家活口，专心读书，哈哈，大丈夫不当如是吗？”

友人听了，都说：“洪仁坤想当秀才想疯了，连皇帝都不要了，若是县衙门里知道，看不捉到官里去。”

家人都劝秀全休要胡思乱说，以免惹祸，秀全闷闷不乐，和冯云山说了，云山笑道：“你的抱负虽好，却需脚踏实地，满清二百年统治哪能就凭你一个人，说推翻就推翻了？唐太宗和明太祖起兵时，都是手中有兵有将，才能举大事。你呢？总须有志同道合的人聚少成多，蔚为一股势力，才能历尽艰难，逐步成事，切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秀全叹口气道：“哪里去找志同道合的人？”

云山笑道：“我不就是一个吗？”

秀全苦笑道：“你我至亲，又是见解相同，可以无话不谈；别人，你还不曾说推翻满清，就说我疯了，还能谈得下去吗？”

云山沉吟道：“此事性急不得，且慢慢的等待机会吧。”

就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秀全第三次去广州考试落第回家之后，无聊之余，偶然翻阅了几年前从广州基督教传教士处得到的一套九卷本《劝世良言》，这套书是把西洋《圣经》的主要内容融合中国文化而编释的。当时不曾注意，这次又重新拿出来细阅。心中忽然触动，急忙邀了冯云山来，说：“云山啊，洋人到中国来传教，居然也有不少人信了教。我想，我们何不也用基督教传教的名义，暗暗宣传反清的道理，你看可好？”

冯云山连连拍着前额，喜道：“表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可